

慈禧全传

◎ 玉座珠帘

玉座珠帘

下



高陽
作品

高阳
◎ 著

華夏出版社

慈禧
全传

高阳 / 著

玉座珠帘

(下)



有井水处有金庸
有村镇处有高阳
高阳作品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座珠帘 (上、下) / 高阳著. —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3

(慈禧全传)

ISBN 978-7-5080-4557-3

I. 玉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99026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玉座珠帘 (上、下) 高阳 著

出版统筹 张 明 董秀全
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
封面书法 冯 涛
封面设计 龙震海
装帧设计 梁 雷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邮 编 100028
电 话 (010) 64663331
印 刷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10mm 1/16
印 张 44.75
字 数 660千字
版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定 价 80.00元 (上、下册)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369 / 权阉乱制 | 560 / 报效木植 |
| 375 / 黄雀在后 | 567 / 欲取姑予 |
| 381 / 飞章入奏 | 581 / 天子微行 |
| 388 / 权阉落网 | 586 / 词臣得宠 |
| 396 / 密旨处决 | 596 / 骗局初露 |
| 404 / 母后震怒 | 604 / 天象示警 |
| 413 / 民教相仇 | 607 / 天颜震怒 |
| 419 / 天津民变 | 610 / 重臣交谏 |
| 433 / 御前会议 | 620 / 议停园工 |
| 438 / 萑臣忧国 | 623 / 重谴恭王 |
| 443 / 江督被刺 | 632 / 两宫干预 |
| 448 / 风声鹤唳 | 637 / 恶仇初起 |
| 459 / 尚书挂冠 | 641 / 词臣媚主 |
| 464 / 醇王得子 | 649 / 天子天花 |
| 471 / 姐弟情深 | 662 / 母后摄政 |
| 477 / 立后之争 | 666 / 不祥之兆 |
| 486 / 痛失元勋 | 671 / 贤王忧国 |
| 495 / 彭郎巡江 | 673 / 初议立嗣 |
| 504 / 为民除虎 | 680 / 咫尺天涯 |
| 513 / 冠盖京华 | 686 / 天崩地坼 |
| 520 / 大婚盛典 | 688 / 议立新君 |
| 536 / 母子失和 | 692 / 午夜迎驾 |
| 544 / 躬亲大政 | 698 / 斥退佞臣 |
| 553 / 议兴土木 | 704 / 皇后殉节 |

权阉乱制

敬事房的总管太监，到内务府来求见明善，屏人密谈，说是安德海已经跟他说过，奉慈禧太后懿旨，到江南公干，要带几个人走。

“喔！”明善问道，“他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？是传懿旨，还是来跟你商量？”

“既不是传懿旨，也不是跟我商量，仿佛就是告诉我一声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？是跟我说一声呢，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太监不准出京。现在小安子胡闹，我不能不跟明大人回一声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明善答道，“小安子告诉你一声，你听听就是了。你现在来跟我回，我也是听听。”

“这……”那总管太监很老实，有些莫名其妙，“明大人，”他着急地说，“这要出事的啊！一出事，吃不了兜着走，那怎么行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行！明善看他老实，教了他一着：“小安子说奉懿旨，你就‘记档’好了！”

那总管太监明白了，一记了档，将来不出事便罢，一出事就有话好说，安德海是翊坤宫的人，来传慈禧太后的懿旨，还能不遵办吗？

于是他如释重负地笑着，给明善恭恭敬敬请了个安：“多谢明大人指点。”

“你懂了就行了。回宫告诉你的同事，小安子的靠山硬，少说他的闲话。”

“是。我马上告诉他们，就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”

“一点都不错。”明善又问，“他到底哪一天走啊？”

“挑的是七月初六。宜乎长行的好日子。”

“好日子！对，对，好日子！”明善冷笑着，停了一下又问，“万岁爷知道这回事儿不？”

“那倒不清楚。我没有跟万岁爷回，大概小李总会说吧！”

“嗯。”明善随随便便地说，“我托你捎个信给小李，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有点小玩意，进给万岁爷。”

敬事房总管辞出内务府，回到宫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叫小太监取过“日记档”来，把安德海的话当做“传懿旨”，据实笔录，然后坐下来细想经过。他人虽老实，却颇持重，心想太监之中，十个有九个与安德海不租，但也有些是他一党，如果自己把明善的话，跟大家一说，必定有人会去告诉他。他可能会想，说这话的意思何

在？如果他聪明的话，必定会想到，这是惟恐他出京不速，显见得不怀好意。这样心生警惕，安德海必定有比较妥善的安排，甚至打消此行，而不论如何，他一定会设法报复。那一来岂非弄巧成拙，自招祸害？

想通了这其中的关键筋节，他觉得装糊涂最妙。反正只要自己将来有卸责的余地，安德海的一切，大可不管。于是他什么话都不说，只叫人把小李找来，悄悄告诉他说，明善要见他一面。

“大叔，”小李问道，“明大人找我，总还有别的事吧？”

“没有听说。”

“那么，大叔，”小李又问，“小安子的事儿，你总知道了吧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总管太监神色自若地反问一句，“咱们得尊敬主子是不是？”

怎会说出这句话来？小李细想一想，明白了他的态度，连连答道：“是，是！怎么能不尊敬主子？那不遭天打雷劈吗？”

谈到这里，不必再多问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等皇帝上了书房，小李兴冲冲地赶到内务府求见明善。请安站起，只见明善开了保险柜，取出一具装饰极其精致的小千里镜，交到他手中说：“刚得的一个小玩意，托你进给万岁爷。”

小李答应着，当时就把千里镜试了一下，明善的影子，在他眼中忽大忽小，十分好玩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铮然一声，明善把一块金光闪亮的洋钱，往桌上一丢。

小李大喜，笑嘻嘻地先请安道谢，然后取过金洋来看，只见上面雕着个云鬓高耸、隆鼻凹眼的“洋婆子”的脑袋，便即问道：“明大人，这是谁啊？”

“是英国的女皇帝。”明善又说，“英国金洋最值钱，你好好留着玩儿，别三文不值两文的卖掉了，可惜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。明大人的赏赐，我全藏着。”

“我问你，”明善放低了声音问道，“小安子的事，万岁爷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万岁爷怎么说？”

小李不即回答，很仔细地看了看窗外，然后伸手掌到腰际，并拢四指往前一推，同时使了个眼色。

“喔，这个样！”明善想了好一会又说，“打蛇打在七寸上，要看准了！”

“是，我跟万岁爷回奏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明善使劲摇着手说，“你不必提我的名字，你心里有数儿就行了。我知道万岁爷少不了你。”

这句话把小李恭维得飘飘欲仙，同时也助长了他的胆气，觉得他应该替皇帝



拿主意。但是这个主意怎么拿，倒要请教明善。

“明大人，你老看，什么时候动手啊？‘出洞’就打，还是怎么着？”

这一问，明善煞费思量。他昨天回去就跟他儿子商量过——文锡的手腕圆滑，声气甚广，当夜就打听到，山东巡抚丁宝桢，早就对人表示过，如果安德海胆敢违制出京，不经过山东便罢，经过山东，可要小心。以丁宝桢清刚激烈的性情来说，此言可信。而安德海如果从天津循海道南下，则又无奈他何，现在从通州沿运河走，山东是必经之路，无论如何逃不脱丁宝桢的掌握，只要疆臣一发难，军机处便有文章好做。拿这话说给小李听，自然可以使他满意，就怕他年纪轻，得意忘形泄漏出去，或者皇帝处置不善，为慈禧太后所觉察，都会惹出极大的祸事。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是不说破的好。于是他这样答道：“沉住气！这条毒蛇一出洞，又不是就此逃得没影儿了，忙什么。”

看样子明善是有了打算，不过不肯说而已。小李也不便再打听，回到宫里，把那小千里镜进给皇帝，又悄悄面奏，说就怕安德海不出京，一出京便犯了死罪，随时可以把案子翻出来杀他。又说恭王和军机大臣必有办法，劝皇帝不必心急，静等事态的演变。

“好！”皇帝答应了，“不过，你还得去打听，有消息随时来奏。”

于是小李每天都要出宫，到安家附近用不着打听，只在那里“大酒缸”上一坐，便有许多关于安德海的新闻听到。到了七月初六那天，亲眼看见十几辆大车，从安家门前出发，男女老少，箱笼什物，浩浩荡荡地向东而去。

“小安子走了！”

“真的走了？”皇帝还有些不信似的，“真有那么大胆子？”

“小安子的胆子比天还大。”小李答道，“好威风！就像放了哪一省的督抚，带着家眷上任似的。”

“还有家眷？倒是些什么人呐？”

小李不慌不忙地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来。“奴才怕记不清，特意抄了张单子在这儿。”接着便眼看纸上，口述人名，“有他花一百两银子买的媳妇儿马氏，有他叔叔安邦太、族弟安三，有他妹子和侄女儿——名叫拉仔，才十一岁。外带两名听差，两名老妈子。”

“哼！”皇帝冷笑，“还挺阔的。”

“听说到了通州，还得雇镖客。”

“什么？”皇帝问道，“什么客？”

“镖客。”小李接着解释镖局子和镖客这种行业，是专为保护旅客或者珍贵物品的安全，“小安子随身的行李好几十件，听说都是奇珍异宝，所以得雇镖客。”

“喔！”皇帝问道，“他真的带了人到江南去做买卖？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陈玉祥、李平安……”小李念了一串太监的名字。

“这还了得？”皇帝勃然动容，“非杀了他不可！”

小李想奏劝忍耐，但话到口边，突然顿住。在这一刹那，他的想法改变了，安德海一出京，罪名便已难逃，皇帝就这时候把他抓回来砍脑袋亦无不可。所以他的沉默，意味着并不反对皇帝这么做。

但是，皇帝却只是一时气话，并不打算立刻动手，实际上他也还不知道如何动手。有慈禧太后在上，不容他自作主张，安德海所以有恃无恐，道理也就在此。

皇帝直到这时候才发觉，这一关不设法打破，要杀安德海还真不易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跟慈安太后去商量。

“皇额娘，”他说，“宫里出了新闻了！”

慈安太后一听就明白，先不答他的话，向玉子努努嘴，示意她避开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是说小安子？”

“是！”皇帝很坚决地表示，“这件事不严办，还成什么体统？什么振饬纪纲，全是白说！”

慈安太后不做声，心里盘算了好一会，始终不知道如何才能让皇帝满意？

“皇额娘，”皇帝愤愤地说，“这事儿我可要说话了。”

“你别忙！”慈安太后赶紧答道，“等我慢慢儿琢磨。”

“琢磨到哪一天？”

“你急也没有用。”慈安太后陪着听了八年的政，疆臣办事的规矩，自然明白，“他不是说要到江南吗？两江地方也不能凭他口说要什么，便给什么，马新贻或是丁日昌，总得要请旨。等他们的折子来了再说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皇帝，他找到了症结。“折子一来，留中了怎么办？”他问，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如果有这样的奏折，慈禧太后一定会把它压下来。

“对了！”慈安太后说，“我就是在琢磨这个。办法倒有，不知道行不行，等我试一试。”

她的办法是想利用慈禧太后最近常常闹病的机会，预备提议让皇帝看奏折，一则使得慈禧太后可以节劳休养，再则让皇帝得以学习政事。慈禧太后不是常说，皇帝不小了，得要看得懂奏折？而况现在书房里又是“半功课”，昼长无事，正好让皇帝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。

慈禧太后深以为然，当天就传懿旨：内奏事处的“黄匣子”先送给皇帝。不过慈禧太后又怕皇帝左右的太监，会趁此机会，从中舞弊，或者泄漏了机密大事，所以指定皇帝在翊坤宫看奏折。这样，她才好亲自监督。



皇帝这一喜非同小可。每天下了书房就到翊坤宫看折子,打开黄匣,第一步先找有无关安海德的奏折,十天过去,音信杳然,皇帝有些沉不住气。

“怎么回事?”他问小李,“应该到江南了吧?两江总督或是江苏巡抚,该有折报啊!”

“早着呐!”小李答道,“小安子先到天津逛了两天,在天齐庙带了个和尚走。”

“哪儿又跑出个和尚来了?”

“那和尚说要回南,小安子很大方,就带着他走了。”小李又说,“到通州雇镖客又耽误了一两天。这会儿只怕刚刚才到山东。”

小李料得不错,安海德的船,那时刚循运河到德州,人山东省境。

德州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,安海决定在这里停一天。两艘太平船泊在西门外,船上的龙凤旗在晚风中飘着,猎猎作响,顿时引来了好些看热闹的人,交相询问,弄不明白是什么人在内。

“大概是钦差大臣的官船。”有人这样猜测。

“不对!”另一个人立刻驳他,“官船见得多了,必有官衙高脚牌,灯笼上也写得明明白白。怎么能挂龙凤旗?”

“那必是宫里来的人。”有个戏迷,想起《法门寺》里的情节,自觉有了妙悟,极有把握地说,“对了!一定是太后上泰山进香了。”

“你倒不说皇上南巡?”另一个人用讥笑的语气说,“如果是太后至泰山进香,办皇差早就忙坏了!赵大老爷也不能不来迎接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?”那戏迷不服气。“不能先派人打前站?你看,”他指着船中说,“那不是老公?”

“老公”是对太监的尊称。既有老公,又有龙凤旗,说是太后进香的前站人员,这话讲得通,大家都接受了他的看法。

“咱们还是打听一下再说。”有人指着从跳板上下来说。

那人安海家的一个听差,名叫黄石魁,撇着一口京腔,大模大样地问道:“你们这儿的知州,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喔!”想要打听消息的那人,凑上去陪笑答道,“知州大老爷姓赵,官印一个新字,就叫清澜,天津人。”

“你们的这位赵大老爷,官声好不好啊?”

“好,好,很能干的。”

“既然很能干,怎么会不知道钦差驾到?”黄石魁绷着脸说,“还是知道了,故意装糊涂?他有多大的前程,敢端架子!”

“那一定是赵大老爷不知道。”那人大献殷勤,“等我去替你老爷找地保来,让

他进城去禀报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！”黄石魁摇着手说，“看他装糊涂装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请问老爷，”那人怯怯地问道，“这位钦差大人是……”

“是奉旨到江南采办龙袍。”黄石魁又说，“除非是皇太后面前一等一的红人，不然派不上这样的差使。”

“是，是！请问钦差大人的尊姓？你老爷尊姓？”

“我姓黄。我们钦差大人，是京里谁人不知的安二爷。闲话少说，”黄石魁问道，“这儿什么地方能买得到鸭子，要肥，越肥越好！”

“有，有。我领黄老爷去。”

“就托你吧！”黄石魁掏出块碎银子递了过去，“这儿是二两多银子，买四只肥鸭，多带些大葱。钱有富余，就送了你。”

钱是不会有富余的，说不定还要贴上几个。那人自觉替钦差办事，是件很够面子、可以夸耀乡里的事，就倒贴几文，也心甘情愿，所以答应着接过银子，飞奔而去。

黄雀在后

这时在知州衙门的“赵大老爷”，已经得到消息，丁宝楨下了一道手令，叫德州知州赵新注意安德海的行踪。

手令上说得很明白，安德海一入省境，如有不法情事，可以一面逮捕，一面禀报。因此赵新早就派出得力差役，在州治北面边境上等着，一发现那两条挂着龙凤旗的太平船，立即驰报到州。及至船泊西门，黄石魁托人去买鸭子，旁边就有人听得一清二楚，也是立刻就报到了赵新那里。

“怎么叫‘不法’呢？”赵新找他的幕友和“官亲”来商议，“按说挂龙凤旗就是不法。凭这一点就能抓他吗？”

“抓不得！”姓蔡的刑名老夫子，把个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“这个姓安的太监，当年诛肃顺的时节，立过大功，恭王都无可奈何！东翁去抓他，真正叫‘鸡蛋碰石头’！”

“话是不错。”赵新问道，“对上头怎么交代？”

“也没有什么不好交代，姓安的并无不法情事，连鸭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，并未骚扰地方，何可谓之‘不法’？”

“不然！”有个“官亲”是赵新的远房侄子，人也很精明，“他们自己花钱买鸭子，正见得他们没有‘勘合’。”

“勘合”是兵部所发，凡奉准出京的官兵，每到一个驿站，必须缴验勘合，证明身份，同时取得地方的一切供应。所以出示勘合，不但是应尽的义务，也是应享的权利，如果安德海有勘合，吃两只鸭子就不必自己花钱了。

大家都觉得他的看法不错，只有蔡老夫子独持异议：“就算没有勘合，也不能证明他不法，谁敢说他没有懿旨？你又不能去问他！”

赵新决定不抓安德海了，但说：“禀报总得禀报啊！”

“也不行！”蔡老夫子又摇头，“丁宫保刚介自许，做事顾前不顾后，倘或根据东翁的禀报入奏，太后只说一句：一路都没有人说话，何以那赵某无事生非？东翁请想，丁宫保圣眷正隆，而且是据禀出奏，不会有处分，东翁可就做了太后的出气筒了！”

这话说得很透彻，赵新深以为然，但也因此遇到了难题，这样不闻不问，虽不会得罪宫里的太后，却要得罪省里的巡抚，不怕官只怕管，得罪上司，马上就会丢

官。因而赵新皱着眉在那里踱来踱去，不知何以为计。

幕友们不能眼看东家受窘，悄悄商量了半天，总算有了个结论，禀报一定要禀报的，只看用什么方式。有人提议上省面禀，蔡老夫子认为这万万使不得，倘或丁宝桢当面交代一句：把安德海抓了起来！不奉令不可，奉令办理了出了事又口说无凭。那就糟得不可救药了！

“我倒有一计，”仍旧是赵新的侄子出的主意，“用‘夹单’如何？”

下属谒见上司写履历用“红手本”，有所禀报用“白手本”，但有些事不便写明在手本上，譬如孝敬多少银子作寿礼之类，就另纸写明，附在手本内，称为“夹单”。夹单不具衔名，所以向来由上官随手抽存，不作为正式公文。

踱了半天方步的赵新停住脚说：“我刚才琢磨了半天，把道理想通了，上头要出奏，天塌下来自有长人顶，祸福不见得与我有关。就怕不出奏，留个禀帖在那里，不晓得哪天翻了出来，我非受累不可。用夹单这个主意，好就好在可以不存案。准定这么办，不过，也不必忙，这不是什么捻匪马贼到了，用不着连夜飞禀。”

“东翁说得是。”蔡老夫子答道，“不妨再看看，等他们动身那一刻再禀报，也还不迟。”

“对，对！送鬼出了门，就没有我们德州的事了。”赵新的侄子附和着。商量停当，各自散去。赵新总觉得还有些不放心，就把他侄子和蔡老夫子找了来，提议换上便衣，悄悄到西门外去窥探一番，到底是何光景？

蔡老夫子比较持重，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“侄少爷”年轻好奇，全方怂恿，拗不过他们叔侄，蔡老夫子也就答应了。

三个人都只穿着一件纱衫，各持一把团扇，用作遮脸之用。到了西门外运河旁边，只见岸上在看热闹的，总有三、五百人之多。那天是七月二十，月亮还没有上来，岸上一片漆黑，但船上却是灯火辉煌，船窗大开，遥遥望去，舱中似乎女多于男，正在品竹调弦，玩得很热闹。

“怎么，还弄了班女戏子？”

赵新刚问得一声，一阵风过，果然听得弦索叮咚，只是他怕人发觉真面目，站得太远，听不真，看不清，便叫他侄子去细看一看。

挤到人丛前面一看，非常好玩，八个浓妆艳抹、二十来岁的女子，团团坐着，有的弹琵琶，有的拉胡琴，有的吹笛子。一样乐器，两个人伺候，弹琵琶的自己只用右手轻拢慢捻，另有个人替她按弦，那个人一手按弦，另一只手又拉着自己的胡琴，又有另一个人替她按弦。这样交错为用，居然并未纠缠不清。把岸上的人都看得傻了。

赵新的侄子，却是另外有所瞩目，看到上首正中坐着个太监，二十来岁，生得



白白净净，一张带些女人气的脸，另有些男女老少，围坐在他左右。心想这就是安德海了，看样子不像个坏人，怎会如此胆大妄为？

“你瞧见没有？”他听见旁边有人指着船上说：“那里挂着件龙袍！”

“对了，看见了。”

“听船下的人说，明天是安二爷生日，要让大家给龙袍磕头。”

“这是什么规矩？”有人在问，“老公生日，给龙袍磕头干什么？”

“就是啊，我也奇怪。一问，据说安二爷是这么说的：你们大家替我拜生日不敢当。为人总要不忘本，我有今天，全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，你们朝龙袍磕头行礼，也算替我尽了孝心了。”

这算什么礼数？无非挟龙袍以自重而已！赵新的侄子想，这就是大大的不法！于是赶紧又挤了出去，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赵新。

“那两个人伺候一件乐器的玩意，叫‘八音联欢’，现在少见了。”蔡老夫子说。

什么“八音联欢”，都是闲话。赵新心里在想，看这样子，安德海出京，到底奉了旨没有？着实难说。于今只巴望他不生是非，早早离境，否则这场麻烦不小。所以回到衙门，立即找了捕快来，吩咐一面监视那两条太平船，一面在暗中保护，如果安德海手下的人，与当地百姓发生了什么纠纷，务必排解弹压，不要闹出事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派去监视的人，回来报告，说安德海的船走了。所报的情形与赵新昨夜所见，又自不同。船上有两面大旗，一面写着“奉旨钦差”，一面写着“采办龙袍”，两面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，画的是一个太阳，太阳下面一只乌鸦，这只乌鸦样子特别，是三只脚。

“啊呀！”赵新失声说道，“只怕真的是奉懿旨的钦差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蔡老夫子不解地问道，“东翁何所见？”

赵新是举人出身，肚子里有些墨水。“老夫子，”他说，“《春秋》上有句话，叫做‘日中有三足乌’，你记不记得？”

蔡老夫子细想了一会，想到了：“啊，啊，原来是这么个出典！”

“还有个出典。”赵新吩咐他侄子，“你把《史记》取来。”

取来《史记》，翻到《司马相如传》，赵新指着一处给蔡老夫子看：“幸有三足乌为之使。”下面的注解是：“三足乌，青鸟也，为西王母取食，在昆墟之北。”

“看见没有？”赵新很得意地说，“这就很明白了，‘为之使’者钦差，‘西王母’者西太后也！”

“还有这样深奥贴切的出典，”赵新的侄子笑道，“看来他倒是经高人指点过的。”

腹笥是赵新宽，脑筋却是办刑名的蔡老夫子清楚，当时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一点

不高！就凭这只三只脚乌鸦，此人就罪无可逭了！”

赵新一愣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蔡老夫子看一看周围，把赵新拉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东翁请想，为‘西王母取食’，不就是说，奉西太后的懿旨来打秋风，来搜括吗？明朝万历年间这种事很多，本朝哪里有这种事？就算有其事，如何可以挂出幌子来？诬罔圣母，该当何罪？真正是俗语说的，要‘满门抄斩’了！”

“啊！老夫子，”赵新兜头一揖，心悦诚服地说，“你比我高明。照此看来，他这个钦差还是假的。慈禧太后十分精明，就算教他出来打秋风，绝不会教他把幌子挂出来。明明是安德海的招摇。”

“东翁见得是。事不宜迟，赶快禀报。这面小旗比那些龙凤旗更关紧要。现在不必用夹单了，用正式禀帖，三足乌这件事一定要叙在里头。不过不必解释，丁宫保翰林出身，幕府里名士又多，一看就懂，一懂就非杀安德海不可！杀了还要教慈禧太后见情，因为这是替‘西王母’辩诬。”

赵新自然受教，当时就由蔡老夫子动笔，写了一个禀帖，即时交驿站递到省城。

安德海却是懵然不知，拜过龙袍，吃过寿面，过了他自出娘胎以来最得意的一个生日，然后扬帆南下，当天到了直隶的故城县。由此往西的一段运河，出名的弯曲，本地人称为“三弯三望”，十里路走了一天，到达了一个极大的镇甸，名叫郑家口，两岸都是人家，防捻军的圩子高得跟城墙一样，也是个水陆冲要的大码头。

泊舟吃饭，安德海刚端起酒杯，只见黄石魁走来说道：“二爷，果不其然，到临清就过不去了。”

过不去是因为运河水浅。咸丰五年，铜瓦厢决口，黄河“神龙掉尾”，由南甩到北，在寿张、东河之间，冲断了运河，山东境内的运河原靠汶水挹注，自从分成两截，汶水到不了北运河，而黄河挟泥沙灌入，以致河床日久淤积，只有春夏间水涨时，可通轻舟。最近天旱水涸，从临清到张秋这一段河道，成了只有尺把水的阴沟了。

“那就起旱吧！”安德海说，“除了‘逛二闸’，我从来就没有坐过船，还真赚它气闷。”

他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，黄石魁却上了心事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行李，从京里到通州，陆陆续续忙了两三天才走完，这时一下子要找二三十辆大车，着实吃力。

“怎么啦？”安德海不解地问。

黄石魁不即答话，转脸看着他的一个同事问：“你看呢？”



这个人小名叫田儿，也是安家的听差，他是山东人，所以黄石魁向他问计。但田儿也是皱着眉，苦着脸，想了好一会才说：“要能‘抓差’就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抓？”安德海立即接口，声音很大，显得有些生气似的，“你们俩就是我的‘前站官’！”

“对！”有个太监李平安说，“你们俩就照二爷的吩咐去办。”

看样子不办不行，同时也怕一时办不好，安德海会生气，因而黄石魁出了个主意：“这样吧，船还是照样走，咱们到临清起早。我跟田儿沿路抓车，抓到了在临清等。”

“这倒可以。”安德海点点头。

黄石魁还要说什么，田儿悄悄拉了他一把，于是两个人走到船头上去密密商议，田儿埋怨他说：“你也不弄弄清楚，随便就答应了下来。这个差使麻烦得很，弄不好会闯大祸！”

黄石魁吓一大跳，急急问道：“闯什么祸？”

“你只看这个，”田儿指着圩子说，“就知道这里的老百姓不好惹。散兵游勇如果不安分，不是给活埋了，就是砸碎脑袋，扔在河里。”

黄石魁越发心惊，但也有些不信：“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？”

“哼！”田儿冷笑道，“这还算好的，离临清四十里地的油房镇，去年一下子就杀了六七百官兵。”

越说越玄了，黄石魁疑心他有意吓人，便故意问一句：“那么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差使已经揽下来了，也容不得你打退堂鼓！”

田儿愣了好一会，无可奈何地答道：“也只好往前闯了。不过得找那五个镖手一起去。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，就算摆样子也用得着。”黄石魁说了这一句，转身又回中舱去作商量。

安德海还没有表示，随行的有个六十岁的老太监郝长瑞，先就面有难色。黄石魁心里明白，他们带着许多珠宝，需要保护。镖手一走，放不下心。

“你老看，”黄石魁指着岸上的圩寨说，“这一带家家有火枪，地方最平静不过。而且挂着‘钦差’的旗子，谁瞎了眼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？”

“对！”安德海深以为然，断然作了决定，“你们把老韩他们带去好了。”

老韩叫韩宝清，是他们五名镖手的头脑。当黄石魁去雇他们保镖时，他就提出疑问，说既是奉旨出京，沿途自有官兵护送，何用雇人保镖？黄石魁笑而不答，只拿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交了过去。每人二百两银子的酬劳，算是很优厚的，而且保的是不起眼的“暗镖”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太监会带上那么些值钱的细软，绝不

会出事,因此,是不是真的奉旨,也就不必去管他了。

由于有这样的默契,所以黄石魁和田儿冒充“前站官”去抓车,韩宝清也就不以为怪,好在抓车还是“给官价”,麻烦不大。那五名镖手的主要用处,是对付关卡上的小官儿,如果有人表示怀疑,想盘问底细,韩宝清便领着他的同事,一拥而上,揎臂握拳,作出预备揍人的样子,这一下便能把对方吓得缩项噤声,放他们扬长而去。

一路走,一路抓,抓了有二十多辆大车,声势浩荡地直奔临清南湾,等安德海一到,舍舟登岸,打发走了那些“女戏子”,还有三十多人,坐车沿着干涸的运河南下。

飞章人奏

这时在济南的丁宝桢，已经接到了赵新的密禀，处置的办法，跟幕中名士，早已商量妥当。一看安德海入网，双管齐下，一面拜折，一面缉拿。缉拿的原因很简单：有安姓太监“自称奉旨差遣，招摇煽惑，真伪不辨”。他的幕友，在叙引赵新的原禀之后，用连慈安太后都可以看得懂的浅近文字禀道：

“臣接阅之下，不胜骇异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，二百余年，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，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。况龙袍系御用之衣，自有织造谨制，倘必应采办，但须一纸明谕，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？且我皇太后、皇上崇尚节俭，普天钦仰，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。即或实有其事，亦必有明降谕旨，并部文传知到臣。即该太监往返，照例应有传牌勘合，亦绝不能听其任意游行，漫无稽考。尤可异者，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，若果系太监，在内廷供使，自知礼法，何敢违制妄用？至其出差携带女乐，尤属不成体制！似此显然招摇煽惑，骇人听闻，所关非浅。现尚无骚扰撞骗之事，而或系假冒差使，或系捏词私出，真伪不辨。臣职守地方，不得不截拿审办，以昭慎重。现已密饬署东昌府知府程绳武，暨署济宁州知州王锡麟，一体跟踪，查拿解省，由臣亲审，请旨遵行。”

用仅次于紧急军报的“四百里”驿递，拜发了奏折以后，丁宝桢立刻又用快马分下密札，其中一通送聊城，给东昌府署理知府程绳武，命令他马上抓安德海。

程绳武字小泉，是江苏常州人，剿捻时正当山东单县知县，因为守城有功，保升到道员。但军功所得的功名，过于浮滥，所以道员的班子，仅得署理东昌知府，有山东第一能吏之称。

能员之能，就在什么棘手的差使，都能办得妥妥帖帖、漂漂亮亮。未接巡抚密札以前，他就已得到安德海起早南下的消息，大车二十余辆，随从三十余人，一个个横眉怒目，歪着脖子说话，就知道不大好惹，所以只派人跟在后面，秘密监视，把他送出东昌府，便算了事。

等接到巡抚的密札，他第一个就去找驻扎东昌府的总兵王心安。此人是湖北襄阳人，曾当过多隆阿的部下，后来在胡林翼那里，调到山东为那时的巡抚阎敬铭所赏识，以后丁宝桢继阎敬铭的遗缺，对他倚重如故。李鸿章剿捻时，淮军跋扈异常，丁宝桢和王心安的所谓“东军”，受尽了李鸿章和淮军的气。淮军大将刘铭传的部队，现在由他的侄子刘盛藻带领驻张秋，所以丁宝桢让王心安驻东昌，彼